

復社紀畧

復社紀畧卷二

史氏曰是時復社聲氣偏天下俱以西張為宗四方稱謂不敢以宗于溥曰西張居近西也于采曰南張居近南也及門弟子則曰西張先生南張先生亦曰天如先生受先先生後則曰西張夫子又曰西南兩夫子溥亦頗以闕里自擬于是好事者遂指溥友人趙自新王家顏張誼蔡伸為四配門人呂雲字周肇吳偉業孫以敬金達盛許煥周群許國杰穆雲桂胡

薦為十哲溥之昆弟十人張濬張源張王治張搏張  
連張泳張質先張淮張濤張京應為十常侍又有諸  
生依託門下効奔走展財幣者若黃若曹若陶則名五  
狗而溥獎進門弟子亦不遺餘力每歲科兩試多方  
引掖有公荐有轉荐有獨荐公荐者首名下某案領  
批某科副榜某院某道覲風首名某郡某邑季考前  
列次則門第某保某公子某保某公弟甚至某公孫  
某公婿某公侄某公甥更次則門牆某等天如門下  
某等受先門下某等九一門下某等介生門下某等

君常門下某等維斗門下某等桑仲臥子門下某等  
子常麟士門下轉荐者江西學臣王應華視荐牘發  
崇撫州三學諸生鼓噪生員黜莫應華奪官自後學  
臣相戒不受竿牘三吳社長更開別徑閤通京師權  
要轉為投遞都察院左都御史商周祚行文南直學  
憲牒文直書仰甘學淵當堂開名拆為公文實私牘也  
獨荐者公荐雖已列名恐其泛常或有得失又投專  
劄爾時有張浦許三生卷已經黜落專劄投進督學  
倪元珙發三卷于蘇松道馮元賜達社長另騰換進

仍列高等由是宿負才名者固皆登庸而處非其據  
者頗妨賢路局外之士值兩試竊私擬等第名數及  
榜出十不失一二自此為子弟者爭欲入袞為父兄  
者亦莫不樂其子弟入袞迨至附麗者久應求日廣  
才雋有文侔儻非常之士雖入網羅而嗜名躁進逐  
臭慕羶之徒亦多竄入于其中矣

當天如之哀集團表也湖州孫孟樸淳實司郵置扁  
舟千里往來傳送寒暑無間凡如天介生遊跡所及  
溥每為前導一時有孫鋪司之目兩越貴族子弟與

素封家兒目淳拜居張周門下者無數諸人一執贄後  
名流自負趾高氣揚目無前達烏程溫育仁首輔体  
仁介弟也心醜之著綠牡丹傳奇誚之杭俗好異一  
時爭相搬演諸門生病之飛書兩張先生求為洗刷  
兩張曰親蒞浙言之學臣黎元寬元寬南張同籍元寬氣主  
盟也曰禁書肆毀刊本析楊書賈究作傳主名執育  
仁家人下於獄育仁怒族人在介生門下者為溫以  
介力求解於兩張先生不許獄竟而後歸當是時越  
中旣命社局者爭誦兩張如夫子不畏強禦而婁江與

烏程顯開大隙矣未幾蘇理申文一事

又有

蘇理刑周之燮字章甫號五溪福建莆田人素有名  
場屋與吳越聲氣通崇禎辛未科天如同榜進士官  
吳郡理與社局諸人雅相善也時東粵劉瞻甫諱士  
斗亦同籍知太倉州事下車後虛已敬信受先每事  
諮之壬申年天如告假在家亦與瞻父密相左右焉  
由是瞻父政聲籍甚旧例邑吏入鄉闈簾當正荐十  
之四故有司爭營分房以即臨邑縣官恒遜理官癸  
酉南闈之燮已謀定易三房旦晚需聘矣兩張為州

官地臨期驟易士斗得內簾之蔭得外簾之蔭謝病  
不赴而心恨三人特甚是歲三吳大風殺稼斗米千  
錢太倉漕無輸士斗念切民瘼與南張謀救荒之策  
采廣諮博訪得府胥宋文傑言吳郡屬八邑而太倉  
鎮海兩衛獨隸吳衛軍軍儲四萬九千石分支長吳  
崑嘉吳江太倉常熟七邑改軍儲旧制其初兩衛之  
軍原在本地支糧後來分支各邑誠能使支獨歸本  
倉軍儲越歲而支又無贈耗即可減漕米十之七此  
目前救荒之善策也采大喜乃著軍儲說其言曰軍



儲者何儲粟給軍者也言歛藏以待豫積為備也故  
我州有軍儲倉倉有官有斗級今軍儲雖散而長春  
橋南倉基可改官與斗級仍設不廢於此見事理不  
可革亦一據也昔人計之詳矣太倉東有劉家河海  
潮從入達於淩江元末朱清張瑄之徒達海運集半  
天下之粟于今之南關時稱六國馬頭于是太倉為  
重地繫江南七郡鎖鑰國初立太倉衛多設官軍防  
守不足則增鎮海衛然太倉地界崑山常熟嘉定間  
軍則仰給三縣告飢既不時得民之介處者復入粟

三縣遠輸勞止弘治初巡撫都御史朱公瑄巡按御史劉公廷瓚用鄉先正叅政陸公容議奏割三縣鄰地為州八年始得請叅政議云民免起運軍無缺食且于重地有脩最為便益然則州之從立大約斟酌艱難故不憚更始乃既名州以後積輕之勢在軍民則免于遠輸而軍或告飢漸不時得即得亦取荒區旧逋責令對給嘉靖甲寅復分兩衛官軍屯劉河吳淞寶山崇明四所則衛益疲于是生心至隆慶初元請以兩衛軍儲三萬餘石分徵各縣時安平日久未

審後患遂輕允衛議議允衛軍初亦樂之不數年復  
大悔所以悔者各縣亦漸不時得亦漸取荒區旧逋  
責令對給則是衛軍反多道路供費迨後至有終年  
守候不得毫末者千百戶因緣為奸連結胥吏重支  
涸文莫可究詰而州土木三縣旁鄙所種木綿十之  
八稻禾十之二每歲解南北糧十三萬餘石外至三  
四月間即稔歲必告糴鄰邑以充糴殮自軍儲散徵  
以來民則有言糴者州土半割于嘉定今嘉定以不  
宜稻禾永得輸銀折漕州即不獲比嘉定奈何奪我

存留之故額為軍則存言曩者仰食三縣最遠不過  
八十里近乃在四十里今郡邑則百里吳江且百四  
十里往還經旬雖實屬勞瘁此勞瘁何難者曰即如  
民言歸粟三萬餘石于州不其能如別邑之陵碎稽  
遲明甚不能零碎稽遲則供漕與供軍奚辨應之曰  
軍與民錯處此壤軍得粟三萬餘石則以木綿之地  
加生此粟不若供漕之往而不返也是不待智者可  
曉難者曰即如軍言粟既歸州或一兩年可以有濟  
後此之零碎稽遲必漸如別邑移此以與彼何殊應

之日粟得歸州則軍儲倉即茂草長春橋西新倉可  
積每歲將漕糧軍儲計畝均編課兌之日責其齊納  
漕糧則納便民倉軍儲則納新倉幸倉官斗級未廢  
可無更置既納之後嚴冊籍禁冒濫備兵使者按月  
季嚴任使民無減賦軍無倖食如是則公私有濟難  
者曰即如子言州之所利亦各邑所利彼舉罔其利  
相成凌碎稽遲願于納漕時輸粟至倉則何以辦應  
之曰我所謂利與所謂害先其甚者今海事蠕蠕動  
矣倘有萬一此荷戈者將待炊于四十里八十里及

百里與百四十里之外乎待炊于遠外則州危州危則江南七郡危明者見未形見形而計則已晚各邑士大夫當不遺大而恤小棄本而謀末况乎今之在各邑者亦徒為奸胥猾吏資民亦何惠故曰軍儲之散徵者必當仍專之太倉者也既脫稿與溥言所貴士大夫者為能有益于民社也今桑梓災吾二人何以策之溥曰亦念之極耳且為之奈何采出軍儲說以示言此議若行便是救荒之策溥聞之稱善為作跋語于其後因共謁士斗而詳之會州民王延條陳

荒政亦以請復軍儲旧額為言太鎮西衛指揮陳邦  
王時濟申憲移州求還軍儲初制士斗遂據之中文  
西院言委民不幸一歲而西被灾傷風潮蟲蠹斬我  
有秋目擊心傷殆有不忍言者向日申報而基金會疏  
上叩不啻繪鄭圖以進奈無汲倉之可賑也茲就時  
艱而言必得大賜蠲折可慰重地灾黎然九邊多墊  
度支告匱則議蠲似不可得至若漕糧如遇灾荒例  
于八月已前方許題折乃今漕單久發欵限愈嚴近  
日六安泗州等衛運官車船到州立等交兌則請折

亦恐後時夫以卑職一作非匪材濫膺重任若輸輓愆期甘

為子民受過獨念蕞爾一州原割崑山常熟嘉定三

邑之邊隅坐枕狂流近海之田滄桑不一腹裡水旱

多艱植花者深栽禾者寡即大有之年但以木棉變

價易米較諸各縣大不相侔况遍地不毛米珠玉粒

從何貿易且目前米價騰湧白米一石貴至一兩三

錢將來漕艘鱗集價必愈昂哀哀窮黎即售土竭廩

以應免如何竣局卑州職夙夜集思寢食俱廢多方存

恤自謂救援之無奇一作保展轉躊躇孰是公慈一作人之兩便達



災民王延等議以各縣額派太鎮軍儲抵本州之漕  
免卑職反覆思維此說似為可行何也蓋州縣各有  
起運原各有存留揆情度理勢似不可更張但委之地原土  
較諸各縣低而且瘠委之風潮目坐海濱倍災且查  
徵賦冊載而衛軍儲原議派州不足方以別縣補之  
蓋原太鎮兩衛坐居本州以本州之糧給本州之軍  
彼此兩便軍更樂從若使委之存留量倍于各縣亦  
不為過今計太倉鎮海劉河各衛所本色軍儲共該  
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一石內聽州額原編四千八百

六十餘石其餘向派長洲吳縣吳江崑山常熟嘉定等縣今以各該縣之儲米歸之州額使本州兩衛操運軍官就便支領仍以本州漕運扣還各縣以足彼此之額糧設法調劑誠救荒之一著也時之變署府篆職監兌得士斗申文欲借此陷士斗并傾二張乘溥公謁謬言未知軍儲原委欲得軍儲說一覲溥信之歸以語采采即手疏封進之變既得軍儲說遂坐溥采悖違祖制紊亂漕儲規指士斗申文為行燭鄉紳崇禎六年冬十一月揭之總漕及巡漕兩臺士斗與

二張皆未之知也十二月士斗署崑山縣印運丁勒  
加贈耗軍民相毆泗州衛指揮張景文誣揭士斗減  
遠米腳價致激軍安巡漕御史烏好善疏劾士斗疏  
中追論之變前揭言太倉州官不宜洒兌得旨劉士  
斗違法干鑒紊亂漕規該部從重議處崑山兌糧鼓  
譟事情即著烏好善確議具奏部覆又得旨劉士斗  
違紊漕規致有鬻交何得復留地方著降四級調用  
士斗奉旨離任士斗治蒞清廉而有惠政士民惜其  
去壘閭廂以留之傾國數十萬人為之罷市兩張以

事由之夔公會日面責數之之夔幾無所容兩張又  
走書都門閔人之仕于朝者若黃道周蔣德璟黃景  
昉等言之夔無端傾陷循吏道周諸人皆不直之夔  
共非之之夔房師許石門<sup>士</sup>書達之夔囑之更絃改  
過否則為時賢所棄<sup>擯</sup>仕途難自振矣吳地文文起震  
亦言蘇州兩廉吏俱被周五溪逐去以之夔外計中  
府同晏日曙至是復傾劉士斗也之夔知見訛公論  
跼蹐靡寧深自愧悔其中臺司自咎私喝士斗之非  
不忍令賢牧獨去官其今抱疴累旬應與同罷等語

之變本重於去官欲假引咎之言冀人原之庶幾上  
臺留之也乃兩張逐之變之局已成之變無所用其  
計矣全婁士紳為劉公祖餞薄采舉盃酹地曰異日  
使賢父母獨離地方者有如此酒因令門下弟子製  
檄文驅逐之變粘布通衢檄中言之變受州同林朝  
欽厚賄欲荐署州篆故揭去劉知州以遂其私乃先  
逐朝欽去職時崇禎七年也先是生負錄科舊例子  
州縣府官試擇優者錄送宗師而後宗師試錄優等  
送院五年間之變署府篆考任重惟憑書帖請託竟

不閱文案出各邑貧儒無紳荐者雖才高望重俱置  
孫山由是各學沸然甚至搗城隍神像坐府署詛之  
則諸生即非復社中人亦恨之深矣至是年四月朔  
郡中諸生乘之變下學譟而逐之之變漸憤申文而  
臺惟自効不敢及諸生以為首皆權要子弟莫能難  
也因杜門謝職而臺欲和解之授旨蘇松道周汝弼  
勸之變視事又恐三學士子不相能姑令署吳江篆  
以遠之之變從命至則吳江復社生徒再聚沈所馨  
家復譟逐如郡城時之變番勢不可留乃始露章顯

訐兩張言已遵制爭漕橫被謗逐又致札吳中聲氣  
主盟文丈起等白其事復專札達兩張與復社尋隙  
受先覆書曰日者劉映薇父母崑山弁交一事老公  
祖中懷不安漸多遷怒特創爭漕題目督責不休始  
僅詈弟今且併及西銘兄以西杜門之人關入口語  
之內清夜自思不知其故老公祖震電憑赫弟寐無  
一言誠以事揭通國無煩置辯亦以子民誼當束身  
知己情甘唾面卑以自牧久當睨息也不意近日申  
文老公祖竟以向來仁孝之思霜露之感盡云弟罪

弟何人斯敢為造物受過哉夫公老祖之屢請上墓  
公祖之代題非田間人所與知弟可嘿嘿獨爭執漕  
儲四字老公祖籍口不已有不得不平心剖析者敝  
州軍儲存留本由祖制關係防海癸酉之秋敝州風  
灾獨甚太鎮兩衛官軍申復本地對支舊額州民隨  
亦繼請劉父母遂于和按臺公祖詢問救荒事宜附  
進此議是時鄉紳未與聞也既而州民以公義望鄉  
紳令出公函敝州諸大老為倡弟與西銘不過隨例  
署畧紙尾耳未幾復聚族而謀謂時將屆免忍言之



無益即移書各臺請息其議遂蒙老公祖俞允副是  
絕口不復談矣至軍儲說者弟叨輯州誌因舊載記  
向為編成要西銘跋語遂西銘入郡老公祖向之索  
取遂於公函中封進不輒送上臺而專送老公祖  
者所以復台命也事之顛突昭昭耳目老公祖亦歷  
歷在心豈其一旦忘之據稱爭漕護漕弟實不解竊  
謂言護漕則必有悞漕者癸酉之兇敝州獨先完運  
未有悞也言爭漕則必有相與爭者敝州紳士忘于  
無言未有爭也且軍儲之議敝州人請之即敝州人

止之請于九月即止于十月無論老公祖未嘗出片  
詞爭執且其事亦無所用其爭執也兩番公啟與老  
公祖兩番報劄姓名詞指斐然其在乃戈予橫起夢  
想不及西銘平生隱惡揚善老公祖亦素稱其誠厚  
曰弟徒怒今倏首指又何心乎弟麋鹿性生長卧林  
攬成敗得喪久付度外何暇與人角口但念老公祖  
十年交誼甘出惡聲委巷之子猶不忍為又恐老公  
祖果病忘其前事敢書以相質可告朋友即可告君  
父區區之懷聊畢於此若老公祖必欲借不合時宜

之人為富貴顯達之地弟惟義命自安而已之變得  
書以詞直不能雅兩臺批申不允請病之變乃於九  
月十六日改告終養兩院始為准題事下部覆云看  
得推官周之夔拮据著勞肺石稱真揖篆具見才守  
運漕綽有苦心就其爭執太倉漕儲亦是奉公維法  
之念至謂援引養親諸事殊非肩勞任怨之心但查  
本官母雖垂老親兄尚在承歡有人救水不乏况當  
金闕四多故又值漕兌方新正王事靡盬之時豈臣子  
依親之日所應勅下撫綏仍令照舊供職庶本官得

展任事之能而地方更收得人之效矣奉旨俞允八年正月命下之夔隨于二月初三日復任之夔蒞署匝月郡中紳士無一投刺謁見者之夔知人情不與自春徂夏強半謝事屢文乞休兩院具題奉旨准致仕七月去任八月抵家一日母隨歿具報丁艱蘇松巡方御史王志舉復命疏言原任蘇州府推官周之夔清操勁骨實學直才當考成之時急以歸養引請又復任之後旋以母憂成病輿病抵里與母永訣越一日而母逝是不獨才可經世而孝亦可作忠矣似

可聽其服闋赴部補選者也之夔通計在任俸足三  
年十閱月各院正荐十二次提荐三次紀錄一次大  
計舉卓異一次自此告致休職不及考滿邀封父祖  
心甚恨之瀕行草復社或問一編刊而傳送以去  
中州名宿吳鍾巒字亦樸與文姚齊名宜興周挹齋  
諸生時授業之師鍾巒為之延譽於四方宜興之登  
巍科得師友獎進之功為多鍾亦捐介有守宜興貴  
為首揆未嘗有所干請教困場屋為諸生自如癸酉  
春鍾亦遊吳謁文湛持天如與之邂逅席次言論丰

采迥異時流天如心重之詢及宜興曰挹齋座客非  
聲色之徒即貨利之輩絕無一文士吾不樂近之謝  
政後始一往見耳天如憬然益重其為人力為引掖  
得貢入北雍家貧欲就選天如屬湛持言之選司黃  
贊伯授宛平縣教諭以便入場是科順天鄉試鍾虛  
始得膺荐明年甲戌會試先是吳門文湛持孟震赴職  
時郡紳修餞于徐九一之止水天如謂湛持曰明歲  
會場同考公必疊薦故事暨薦暨卷今海內舉子不  
愧會元者惟陳大士暨楊維斗兩人耳幸留意湛持

夙與大士厚曰天下讀大士文取魏科者不知凡幾  
而大士久困抑似有待今日吾此當收之夾袋中  
天如轉語項水心煜曰然則維斗乃公責也水心亦  
為之首肯天如又言吳巒樾久為海內師範此當不  
可不使之釋褐兩人亦唯唯比入閩湛持水心果皆  
分考而湛持居首覓得大士卷袖示項曰昔年老社  
長今作老門生矣水心狡欲令會元出已房乃持一  
卷示湛持曰已得維斗卷矣大士維斗與吾黨交情  
無少軒輊但冠冕天下與其江右無寧江左與其

邦無寧吾邑湛持乃取卷細閱曰誠維斗焉得不讓  
脫非維斗柰何水心曰今場屋中誰能作此等文者  
若非維斗當快吾眼懸之闕門湛持見其真懇復取  
卷反覆展玩亦信為維斗也遂許之旧例會元必讓  
壓簾填榜在末後時主試提調注視項卷湛持反為  
遜謝出已卷先填而讓項卷冠軍及拆號乃李青也  
湛持恚甚然謝已無如之何煜謬負過湛持正色謂  
曰此舉不惟負大士併負天如矣此語盛傳闈中湛  
持於分卷時徧覽吳鍾亦卷及榜發鍾亦亦中式同



蕭都諫薛國現出春休仁具以國表姓字查對見新  
進士多出復社大為駭異休仁後為廢科目用保舉  
因此

社事固以文章氣誼為重尤以獎進後輩為務其於  
先達所崇奉為宗王者皆宇內名宿而直則文震孟  
姚希孟顧錫疇錢謙益鄭三俊瞿式耜陳必謙鄭鄮  
侯峒曾陳仁錫金聲盧象昇吳姓等兩浙則劉宗周  
錢士升徐右麒倪元璐祁彪佳馮元麟等河南則侯  
恂侯恪喬允升呂維祺等江西則姜曰廣李邦華易

應昌熊明遇章允儒胡良機李日宣等湖廣則梅之  
煥劉弘化沈維炳程註等山東則范景文李環張鳳  
翔高弘圖宋玖毛九華等陝西則李遇知惠世揚王  
繼謨等福建則黃道周黃文煥黃景昉蔣德璟劉麟  
長等廣東則陳子壯黃公輔等諸人職任在外則代  
之謀方面在內則為之謀爰立皆陰為之地而不使  
之知事後彼人自覺乃心感之不假結納而要盟自  
固門牆之所以日廣營壘之所以日固呼應之所以  
日靈皆由乎此是時朝議起廢欲推舉虞山錢謙益

而閣部持之堅無人敢發端乃共擁戴吳門文震孟  
中州侯恂上虞倪元璐餘姚劉宗周江右姜曰廣福  
閩黃道周期旦暮大用引翼同志其于後進內之中  
行評博外之知縣推官應得考選者亦俱力行引拔  
其現在各衙門任職者六部遷轉及臺省舉劾並得  
與聞天如雖以庶常在籍駸駸負公輔之望叅預朝  
局矣

當黎元寬之按治彈書賈也兩張及門以為快而育仁  
與休仁子照侃大以為辱入京達之休仁使為區處

休仁先已嗔復社得家報則大恚併惡元寬欲逐之  
黎元寬字左巖江西南昌人少負才名文章力追古  
始與金正希楊機部齊名丁卯戊辰聯第中會元三  
日以他故改第二其第三名即張采也采與元寬雖  
同列應社而未嘗識面神交有年釋褐日始聚首而  
人才名各冠于其鄉前達互相推俱有館選之望然  
以才鋒穎露為時輩異趨者側目故皆失之元寬則  
以姜燕及先生同里有人於內閣之側得躋二署之  
前授職禮部主政在部公務之暇惟作詩文篇什出

遠近傳錄幾于長安紙貴又嘗代言官草疏訕切權  
要人多忌焉考滿陞浙江督學副使元寬通敏勤職  
然知交廣濫徇情面又不甚廉輿論薄之既從而張  
之命而開隙烏程休仁遂進密揭言各處提學官員  
進學冒濫以致仕氣頹靡文休日壞乞降明旨令部  
院查核處治庶可挽回士習以振興學政上傳下部  
甲戌八月浙江科試卷解部復奉上傳提學官嚴行  
考核奉旨已經兩月何未見據實查叅覆處奉人入  
監自來糾為始目下兩雍空虛何由充實至入學營

狗濫觴已極士風頹敝皆由於此但云殆近額裁十分之三終屬游移豈成畫一爾部院俱有育才飭憲之責着會同科臣祇遵嚴旨力破膽狗振興學政仍將各款確議連奏礼科都給事中薛國瓊抄奏下部十一月礼部尚書李康先疏曰除廩生充貢舉人考察興舉小學各款已經奏奉外所有現在學臣有無稍職及舉人入監考入附學條款臣謹會同吏部尚書謝升<sup>聖</sup>等覆看得風化之源繫于黉序而貞教端範先自學臣始求所以毓真才而挽世運則提學一官

責備不得不嚴至于國學為造士賢關國橋每虞其  
虛擲校為較才始輕廢易更防其濫臣等再奉明綸  
凜于日星敢不益矢公慎嚴加核議

一舉人入監臣等擬自來科為始乃聖慮淵深以目  
下兩雍空虛作何充實合行各省直歷舉人除原任  
撥歷外其未曾入監者各就南北附近肄業如北直  
山東河南應就北雍南直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應就  
南雍俱限崇禎八年各省于布政司兩直于本府起  
文赴南北禮部送監其山西陝西二省流寇披猖室

家雖散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五省越在萬里跋  
涉甚遙量寬其程合于會試屆期入監南北各隨其  
願如無兩雍起送文書者不准入場會試成均首善  
之地不至落落無人矣

一考取入學臣等擬照近例裁十分之三今奉明旨  
責以游移欲定畫一之法謹遵聖明慎選精收之意  
再三詳議合于省直各州縣分為大中小三等每考  
入學除撥入府學外額定州縣之大者五十人中者  
三十人小者十五人其有人才繁盛之處即五十名



似覺其少然限額已定法在畫一自不得托多才而  
起覲望亦有人文寥寂之鄉即三十名十五名猶覺  
其多則須查照舊額這為裁減不許借同人以啓營  
徇文到該撫按即同學臣將大中小州縣從公酌定  
先行報部凡考試一府完日該提督仍將進學花名  
造冊解部對查如有以中作大以小作中者臣部得  
據舊冊而參駁之總期取通經之士以仰副朝廷維  
新之盛典庶于進取既嚴則旁徑宜絕除運司鹽商  
子弟曾經奉旨准與收考外其有巧立隨任與權閥

按部至松即具賦役之苦已極不均之弊宜剔疏畧  
曰臣惟國計重在賦役賦役關乎民生故均則衆擎  
易舉偏則獨累難堪吳民之苦于役有不可勝言者  
江南縉紳蔚起優免者衆應役之田什僅五六再加  
隔省官戶占籍優免應役者什僅四五大戶之豪有  
力者亦通官奴以詭寄賄辦役以花分應役者什止三  
四矣凡承重役無不破家因役賣產仍歸官籍于是  
大戶不足役及中戶中戶不足役及用戶故去歲上  
海縣被參劉知縣妄心編審凡田十餘畝查其同姓

并為一戶名之曰國不問其相距遠濶素未識面也  
穴居舟處無不役之人累月窮年無安枕之日各縣  
大役五年一審今青浦縣前役用完從中亂提再役  
蘇息未定復又加之困苦其何以堪彼官門族黨奴  
僕坐擁富厚耳中不聞役字其子侄無論已不均如  
此安得不苦况有輕糧如軍儲風汛南運等項耗費  
較省或為請托或為暗賣若漕糧等重務獨派良民  
忍死裹負薪皮毛俱盡孰與供賦役而辦國計哉臣  
已重申典例凡本地紳宦各以現任原任品秩免所

應免外餘田悉照民間一体當差其隔省寄籍於官  
戶已故者縣不准免仍令各縣禁其花詭散其團圞  
嚴拿賣富差貧之總書而輕糧一項年登各縣均派  
以同其甘苦歲儉荒區獨任以恤其灾疫第查賦役  
不均曾經前任撫臣徐氏按臣房壯麗合同具題  
奉旨覈饒花分詭寄厯經前按臣申誠而不均如故  
皆由強梗撓阻吏胥交訐有司又奉行不力故一番  
調劑終成故也終查戶部復陳內有據會典優免之  
例加倍常額則鄉紳之体貌攸存清積年冒濫之條

逐畝科差則編戶之勞逸共適有田必有賦賦無隱  
射之虞有賦必有役役無偏疲之苦昔語今據華清  
上三縣耆老紛紛告陳咸除優免外餘俱逐畝科差  
迄分詭寄自無所用積書猾吏難以作奸則役無無  
田之役田無無役之田大戶小戶永無偏苦輕役重  
役永遠樂從臣未知其可行與否懇祈勅下該部集  
四方在京鄉紳從長再議請旨定奪使小民任煩重  
之役無不均之嗟地方幸甚奉聖旨本內豪紳占免  
詭寄奸竇賄結花分致重役獨累小民深可痛恨這

清查濫免飛禁花詭復舊均役等事宜不獨華上青  
三縣當然路振飛即通飭所屬有司恪實力行如有  
強梗阻撓守令畏狗的指名叅來重處閱數日振飛  
按部蒞蘇又具民蠹實多屢懲未戢祈嚴旨申飭以  
奠乃遺疏曰江南之民一困于賊再困于役蓋已皮  
盡而骨存矣不意又有如蠅如蟻吮膏嘬血破其骨  
而吸其髓者曰衙役夫衙役有額設者也江南則十  
百成群各有頂首占踞衙門吞噬百姓一役而父子  
兄弟傳為世守里下苗區甲各有分司無一人不

害民無一事不擾民。總書之害為尤甚。如官布北  
運等苦役。查得萬曆年間。縣丞顧正心置義田五萬  
七百餘畝。歲得租米三萬八百四十餘石。助貼華青  
兩縣各役。今所貼之米不足供賠費之什一。則蠹蝕  
者衆也。他邑無義田者。更可憐也。諸如皂快之鴟張  
捕役之蔓延。害不一而足。雖屢經前人禁革。如扇驅蠅  
散而復聚。有司以忠勤而信任之。害益不可言矣。又  
有為狐為叢。竊權逞威。使小民觸之立碎。避之無門  
者。曰豪僕。俗謂之鼻頭。鼻頭云者。吳音呼嘴為主。以

其有主而反居主之上也借主之權勢遂自使之每  
以假屍抄捉扛槥釘封修往年之睚眦爭文賣之田  
產且門牆連黨百鼻聚會小民畏懼甚于鄉紳遊宦  
者不及知也有司忌器而姑容之害益不可言矣又  
有如狼如虎咆哮市肆使人談之色變聞之心悸者  
曰惡棍軟血會盟恃衆藐法各處有天罡打降獺皮  
禁頭之不一其數而天罡中又有文武大小水陸男  
女之不一其人毆問則此投誠訴訟則夥告夥証或  
報私仇或假公憤遇可欺則凌遇可欲則奪屢置之



法慙不畏死有司以人衆而罔治害益不可言矣而  
又有分身法父投公堂子投官族兄若弟與惡少為  
緣免慮相匿又有合身法被告則役通消息求贖則  
僕作先容意所弗慊則惡少為之瞋目昂足相扶三  
者之為地方害人痛恨之人人能言之臣屢行禁  
革解散重懲首惡但恐有司猶鼠同眠風氣是望今  
欲以胥吏之有無需索定有司之操守以官僕之有  
無縱恣定有司之風力以鄉村市肆之有無弱肉強  
吞定有司之政教又念人衆不可勝誅豪僕閥祿鄉

紳懇祈明旨，嚴飭有司，同心救民。違者，容臣不時奏處。三者各回心向道，尋本分生理，其怙終不悛過惡，正者容臣盡法懲治，困救之民庶幾得安乎？  
仁見疏即手擬旨，這奏內衙役豪僕惡棍皆為民害，即著痛革。嚴懲如有玩徇鄉紳庇縱的路振飛，不時指名奏來。毋但請嚴飭張溥之父翼之，素失欢于其兄輔，司空輔之輔之有僕陳鵬過昆，又從而構之鵬善第劉主人居官章奏書牘皆出其手，昆長于聚斂，有月進日進，司空寵之甚，此內外家政事無大小必由

兩人翼之不達以主臥之兩人益恚之刺翼之訪  
司空不覺也溥嚙指血書壁曰不報仇奴非人子也  
兩人聞之咲曰搗蒲屨兒何能為以天如母本婢也  
受先聞之憤謂溥曰我二人日後苟得志使西奴得  
生蓋載者非夫也歲丁卯受先舉於鄉當樹棹楔木  
有八字孔采<sup>采</sup>欲鋸而去之曰是大類鼻孔吳下鼻頭  
最壞事其除之匪與親友俱難之云無此例受先不  
能強曰我有法于此從前鼻向外故奴多出外生事  
向內或差今即不之去鼻宜朝內不朝外故受先掉

楔木八字孔獨內向其托志如此及戊辰聯策作書  
約同年縉紳毋得收投靠家人吳下薄俗為之一變  
云

至是路振飛按部蒞婁采溥言陳遇二奴于四府理  
刑黃瑞旃徐日義雷起劔徐世蔭達之兩道檄拘陳  
遇二奴下之崇明縣獄知縣顏魁登授意獄吏暗斃  
之振飛復命繼為巡方者上虞祁彪佳浙局巨擘商  
等軒輊也輪差時亦密有指授按部時適兩張治衙  
吏有奸胥董寅卿者任南贛撫軍陸文獻之僕也

為庫吏時候盜錢糴加派病民而張致意初公立斃  
寅卿于杖下江南之害頓除夫休仁所注意者三事  
復社一無所拘且皆惡繩之而巡方不惟不能有所  
加頓反重之彪佳與之定交由此浙人之謀為之沮  
止

復社紀畧卷三

自秦寇之丹入楚豫也湖廣巡按余應桂疏言中原  
旱蝗江淮殷實臣策此番賊至勢必垂涎沿江一帶  
宜及未然先為之防可調馬燠駱舉之兵以脩緩急  
南京樞臣呂維祺與職方郎陳洪謐發叅將薛邦臣  
統兵守全椒趙世臣守浦口而鳳陽單外為憂上言  
誰撫標兵宜合奉調諸兵移鎮汝寧當賊來路毋使  
得近中都俱下部議乃淮撫楊一鵬次輔王應熊房

師也老既畏賊按臣吳振纓首輔休仁戚里也心亦  
憚賊皆使人至閤臣所求為之地樞臣張鳳翼庸懦  
無識惟休仁應熊意指是徇得旨淮撫督漕任重不  
必移鎮防陵責專但勅東撫鳳翼與操江都御史嚴  
守要害而已奉旨後止山東巡撫李懋芳發標兵三  
千赴留守司協防餘俱玩泄如故十二月闖曹二賊  
合兵破沁寧據之

乙亥正月七月賊自汝寧薄潁川入之楊一鵬避之  
安慶賊移兵攻鳳陽中都無城賊至即陷縱火焚享

殿陵廟皆燬是役也實中樞運籌失笑閣臣票擬狗  
彘中外扶同悞國聲氣諸人謂此事可以逐休仁也  
曰群起衆之

少詹文文震孟具皇陵震動疏上祭告天地哭于祖  
廟命駙馬都尉王昺太康伯張國紀往行祭慰禮改  
命兵部侍郎朱大典為淮撫旧將楊御蕃為總兵馳  
赴廬鳳修復園陵工科給事中孫晉疏

正月考選吏部題截俸行取將在京俸足中行評博  
及取行推官知縣同都察院與吏科都給事河南道



御史逐一考選分別科道部屬等官是時秉軸者皆  
浙人以故冢臣門生張緒曾少宰張捷之姪張孫振  
皆恃與援意為必得而是時吳門望重旧臺省多附  
之掌垣掌道又屬門牆聲氣社局所欲登進者宋學  
顯葉高標何楷張盛美胡江鄭爾說徐耀諸人為最  
已定江學顯高標耀為科爾說盛美等為御史矣乃  
續曾孫振為所軋祿僅得部主事部堂俱不悅覘知休  
仁之姻商周初門人薛國現年侄房之騏皆未得選  
選也因從吏休仁揭請皇上御覽諸與考各官官守

鄉評實績欽自點定謂之改授以故汪惟勳原擬兵  
科今授戶科王之晉原擬陝西道劉昌原擬浙江道  
程源原擬江西道荆祚永原擬福建道王正志原擬  
廣西道辜朝荐原擬山東道各試御史今俱改給事  
中鄭爾說胡江改部主事張績曾張孫振原試主事  
此授御史餘俱依擬吏部奉旨推補劉昌吏科韓源  
荆祚永王正志辜朝荐俱礼科宋學顯商周初徐耀  
傅鍾秀俱兵科葉高標李汝燦吳之英俱刑科申嘉  
嘉楊振源劉含輝房之驥俱工科張績曾浙江道御

史張孫振江西道御史鄭爾說工部營繕司主事胡  
江刑部福建司主事江孔燧南戶部主事胡中龍南  
刑部主事胡獻策松江府同知鄭爾說孫淇澳之甥  
胡江馬君常之門人皆已入臺而改部續曾孫振皆  
已註部而改臺人咸以轉移疑休仁胡江等因心恨  
之又何楷張盛美文章治行社局所推科道傳單皆  
註上考復為權要所擯公論之為扼惜明日吏部又  
奉上傳部屬何楷張盛美俱改授科道休仁與銓部  
亦莫測而人得之之由而深忌之

是年冢臣為謝陞憲臣為唐世濟功郎為蔡奕琛皆  
沛脉也掌垣為盧兆龍掌道為羅元賓頗與聲氣合  
南冢臣為廷登考功郎為屈動各以門戶修隙而最  
謗議論者比察用胡浩然南察用羅元賓比拾遺為  
李明廣南拾遺用呂維祺

某月日首輔溫体仁因盜焚皇陵具慰安聖表疏為  
程是揭獨發外臺省閱全抄共謀發疏具糾遣江南  
士紳有公揭投入各衙門其詞曰前日當國者欺罔  
聖明亡咎票擬盡賤今即與言票擬夫票擬之失孰

有大於松碩門墻狗庇鄉曲禍及陵寢者耶國家二  
百七十年来仇恥莫過于是則不必移鎮之旨基之  
雖禍陵者寇而縱寇禍陵者實司票擬者為之豈得  
諱非其罪也我輩臣子當穴胸斬腹明目張膽求正  
厥辜以雪此耻以復此仇揭布人情為之震悚于是  
浙人聚而謀曰投送暗揭熹廟時聞有行之今上御  
極後絕未有聞矣而忽有之咸疑出自虞山太倉之  
意因使腹授官江南伺察之  
新考選諸人輪擬具疏先後先本兵次及閣臣由是

給事中劉昌具欲收滅賊之勝筭先斥誤國之樞臣  
疏奏兵部尚書張鳳翼鳳翼疏辨

垣長礼科給事中許譽鄉疏直攻体仁宋學顯疏繼  
之御史張盛美疏又繼之上傳諭總督楊一鵬巡按  
吳振纓錦衣衛緹騎逮問張鳳翼載罪視事閣臣置  
不問

給事中何楷疏奏次輔王應熊應熊疏辨請罷斥温  
諭慰留

刑部主事胡江疏奏首輔温体仁疏詞比他疏語加

屬休仁疏辨上降爰者胡江借端攻訐誣讎大臣著  
錦衛逮下刑部獄法司究問治罪

考選之後聲中亦多與選由是社局諸人相聚言前  
此論烏程者多被降黜新臺省言或見行他人出兩  
榜或疑與援貴州道御史許自表以明經為上所特  
拔有言可保無降罰翰林頭煜回以疏稿授之某月  
且自表疏上然休仁邀眷除人言不能搖得旨自表  
鵠級調外

乙亥大計京朝官家宰乃謝陞摠憲乃唐世濟皆浙

脉也文選卽為李彬考功卽為蔡奕琛主察事俱附之掌垣盧兆龍掌道羅元賓稍與聲氣合而浙人党魁吏部侍郎張捷尤用事護持其党甚力時問卿史望前任御史時叅劾異已恣意傾排門戶欲廢之望先巡按淮揚婪賄甚多天如厲揚郡春元鄭勲元康之儔得其賄跡乃以款單達諸臺省傳車時捷力為之地而莫能得望自此被察得旨逮問下獄追贓蔡奕琛父起家一榜未仕家貧與同郡胡浩然交好少結姻婭及浩然發兩榜歷仕顯宦官至大方伯門



庭熾盛奕琛躬往修候服御儉素浩然心易之知交  
詢問東床賢否浩然曰一長可取謂奕琛徒有偉幹  
而別無才能也奕琛聞之心恨及成進士其親溫休  
仁為首輔奕琛由此遷吏部為考功郎掌察列浩然  
款單十事皆贖跡遂入察籍謂人曰彼往日謂我一  
長可取今彼有十短宜罪可歸矣其睚眦必報如此  
御史劉宗祥輪差四川巡方時少宰張捷以成都知  
縣賀儒珍見囑欲邀卓異後儒珍有穢聲宗祥疏叅  
之此宗祥任滿回道捷欲羅入察籍吳門文湛持力

為護持始得免宗祥遂疏發捷徇私囑托庇佑墨吏  
賀儒珍以前所投私書為証達之御前幾邀衆旨為  
程相密為之地捷得無恙宗祥降級調用

六年大計館中旧制與外衙門不同詞臣去留臺省  
不得專例以款單達之掌院掌院憑之開送吏科都  
河南道以定幽黜惟拾遺則臺省竟列款糾叅不復  
關白掌院乙亥京察張溥雖庶常得與聞察事以前  
會元刻稿事卽恨李明睿時為掌院者乃庚午南場  
主司姜曰廣也保溥座師與明睿同籍同官曰廣避

嫌乃先致書明睿使知有~~之~~欲處之而已不聞送以  
示德拾遺仍用之而委其責於臺省故是年明睿雖  
倖免察而拾遺仍被糾後明睿知被處之由疏奏曰  
廣亦以私書入奏曰廣疏辨兩相訐奏紛紛至不可  
解云

浙人主察者南部較之北尤偏拘佐察者南考功屈  
動為聲氣讎最甚嗔羅元賓曲處史堃拾遺疏亦羅  
入考功法以南部而制北部之命大是定休  
南京都察院左都張延登于計典持議稍平而持局

者欲處南兵部尚書呂維祺延登以維祺負時望恐  
招物議稱病註籍大計疏上始出後維祺終以阻用  
內官一疏為休仁所不喜被拾遺以去

九月姜思睿回奏疏上奉旨著吏部議處部覆思睿  
回籍聽勘二十一日辭朝復具恭進御覽疏曰朕賦  
性迂疎冒昧無狀荷蒙聖度優容鑄級思過職感激  
砥勵莫知所報頃首輔溫休仁人言誣蟻一疏指為  
聚謀指為捏誣果如所云遂坐以欺罔大罪職雖欲  
隱嘿有所不能然職亦不敢旁贊一辭重增罪戾惟

將舊學臣黎元寬原揭謄明敬進御覽其刻揭封送  
內閣候皇上查取伏乞聖明核實以書之有無明揭  
之真偽以囑託之果否明聚謀之有無至職不諳世  
故不及圓融惟知不欺朝廷不負桑梓懇求禡庠以  
安愚眇

國家以資格用人故分進士舉人為甲乙科始行時  
雖未嘗有軒輊近來乙科輕甚郡邑各官內徵得選  
科道吏部者止可一二人此一二人者又必蠢氣厚  
利揣摩押闔游光揚聲之流乃始得之固不若甲科

便文無營安坐而致要津十人而九也世既輕視乙  
科乙科自視亦自以為支子贅壻居官不肯自力即  
或間有自力者亦鮮克有終往往淹滯不得行其志  
由是乙科益自輕而莫之或振吏治因之竊歎甚矣  
資格之為吏害也甲戌會榜發德清以國表姓氏查  
對見新進士多出社局大異之因思變取士之制以  
禁其將來且可進其私黨又念事休<sup>重</sup>大未易舉行躊  
躇數月未得其便時擬伺間論之

東林浙黨各有簿籍開列應用應處諸人持局者前

人貽之後人以此為心傳授受奕世不敢少變庶常  
鄭鄆乃振先之子少負才名尤為浙人忌嫉東林名  
彥若黃道周文震孟劉宗周輩咸相引重浙人謀虜  
之尤急乃于鄆未起用之前先推轂吳宗達入相盖  
欲因之以繫鄆也比鄆補官編修惧体仁抑之逢人  
肆詬言吾必糾之然特用虛聲為恐嚇耳未見施行  
也体仁聞之決計黜除先從宗達處購得鄆昔年杖母  
揭帖草奏糾叅一日諸閣臣咸在真言及翰林陞轉  
論資不論俸文震孟從容言鄭荃陽俸雖未足年資

甚深願進宮坊。体仁艷然變色，袖出一揭拱手謂震  
孟曰：「正有一揭上達，欲借重大名。今若此，則不敢煩  
矣。」推案而起。某月日，首輔温体仁於弘政門投進特  
糾減倫詞。臣揭時乙亥也。今河南撫臣 疏報飢民  
從賊，寇勢燎原，上拊膺嘆息，不成寐。体仁揭言：「中原  
寇盜之多，由于民之從賊；而民之輕于從賊，由于飢  
寒之迫。民之至于飢寒，由于貪官污吏之朘削。」臣日  
夜思維弭盜之方，莫如慎擇守令。誠使守令得人，則  
民生安，民既安生，自不思從賊。民不從賊，則賊勢自



衰此返本窮源之道也。乞降明旨下部有令守不肖  
已被叅劾者速行更換不許留地方漁獵百姓但臣  
現今之守令大段出于進士蓋進士出身但憑三場  
文字取中糊名易書房司主試不能豫知其人長  
短未免賢愚互收廉貪雜進且時世降遷人材之生  
迥不如古賢者常少不肖者常多如年來外計所報  
大約可睹矣則當今取人之法至科目一途而已竊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正窮變通久之時也臣愚以  
為宜略倣國初徵辟之法而稍立之禁例以交通之

太祖高皇帝洪武四年一舉制科後以其徒有文詞而鮮實行六年即罷科舉專用聘荐有經明行修懷材抱德賢良方正人才孝秀諸科群舉于朝各省貢士皆令卒業太學以次除用廢科舉者十有二年至十八年而後舉行蓋荐舉親見其人之才品而後荐之非真實賢則不輕荐也故其時得人為盛但國初風俗淳厚人情謹愿畏犯法所舉無不得當今法紀凌夷人情習玩情面賄賂在所宜防臣請易其名為保舉如外有司所行保任之法其所舉之人即為所

保之人本<sup>人</sup>若稱任使即為所保得當如本人一有  
過犯即為所保不當舉主一体連坐庶人心悚惧莫  
敢行欺而所舉無不得人也所舉得人則守令皆賢  
而百姓安全百姓安全即驅之為盜臣知其不欲也  
臣內謀諸心外揆之時勢而實實有見其事理者如  
此上覽揭手報曰卿所云誠哉時碩畫人情有自家  
自然願為良民不願為盜賊焉得有賢守令以愛養  
我民使不從賊乎但科舉由來已久豈能猝廢卿當  
更熟籌之休仁復揭言國家科目用人行之二百五

十餘年一旦議更人情必然不欲誠有如聖心所慮者但今日講求變通之法故不得不出于此耳臣以為科目縱未能遽廢保舉請暫一舉行俟其考成以兩者相較若科舉得人多而保舉少則請仍行科舉若保舉得人多而科舉少則請專行保舉上從之命擬旨下部施行

十月有旨下諭西京文武三品以上於進士舉人貢監中各舉堪任知府者一人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知府官于舉貢歷監吏民中各舉堪

任知州知縣者一人彙送吏部考試選授先是選人  
變格有三途並用有舉貢歷監有孝弟力田有經明  
行脩有奇謀異勇有民間俊秀諸科至是復行保舉  
吏部雜而多端公私不勝其弊朝野共訕之命為闢  
百草言如兒童角戲但務以多為貴也江南紳士以  
三字為題爭製詩章唱和云

保舉命下社局主盟集同志謂曰若止行科舉我等  
三年始得一出身若荐舉可歲歲登進矣乃傳示各  
邑社長推擇經濟博達之士能興道致治者與夫才

力智術能排斥異己者彙造一冊又馬君常與天如  
言錄<sup>宜</sup>用忠諫後人乃遊歷郡縣徧謁當事坐名推舉  
知名者新建陳弘緒桐城左光先無錫高如麟南昌  
萬六吉莆田黃以陞吳門張世偉崑山陸遜之太倉  
黃翼聖沈綿應宣城沈壽民永州袁耀祥符阮之鈿  
慈谿秦俊德山西辛全德關中秦所式臨川秦棧<sup>九</sup>  
江李茂實武陵朱常湄陝西張兆熊江右朱由拭<sup>據</sup>  
寧蔣臣皆登啟事

其冬吏部彙疏開報保舉人員姓名蔡奕琛取復社

社目查對見社局反居大半手錄以告体仁体仁閱之大駭曰為之奈何奕琛曰聞皇上急于程效將來保舉一途定於期年考成信否体仁曰然矣琛曰社局諸人既得任職自能有力進身雖有部院為主焉得人人而阻抑之是彼入臺省者較之兩榜反捷爾時叅論我党必力患尤剥膚是行保舉適以自戕也体仁愕然良久曰念不及此然則併廢行取何如奕琛曰恐未易行也体仁曰言路言之內閣票之何患不行矣琛曰當與同志共商之出約永州同誦韓城

為述休仁語薛國現曰此事大乖物情恐衙門與吾  
輩合者亦無人敢任且此何等事而輕示人以端睨  
若異已者知所由來必萬矢叢集矣以愚所見目今  
火星逆行皇上青衣布袍齋居武英殿莫若因天象  
下詔求言許天下臣民直陳時政闕失納奏應行事  
宜以弭災異乃募一有學識秀才或博聞強記布衣  
授之意旨或繕疏與之今之出名上奏士民不識忌  
諱言總戾常無閑理亂仍假借明旨行之且錄其人  
破格尊顯之以示必行之意斯時即舉朝立異議論



煩多政地與言路皆不任咎耳奕琛大然之乃共入  
語休仁從之密授意閣吏王藩使四出求其人如所  
畫云丙子崇禎九年春三月淮安衛三科武舉臣陳  
啓新奏為獨違時尚直布癡衷泣陳天下大病根力  
復祖制以破郡迷急解民厄以平諸亂果世登上理  
臣死有餘榮事恭惟皇上屢旨清問與聖人之疇咨  
無異不遺葑菲與聖人之擇執無異臣生逢明聖曷  
任慰荷而無如世道如阱時切隱憂何也顧今日文  
明淵制度詳矣臣下未見有巨慝擁奸者何以曰阱

臣政謂專尚文辭而鮮實行因仍苟且而制度廢弛  
臣下工射利徇情面誤國殃民尤甚于奸慝矣夫棟  
之蠹也外雖無恙內實腐朽一遭風雨未有不顛仆  
者今之天下何以異此臣習賈誼之痛哭流涕蓋已  
有目自傷卑賤不敢遽言尚冀有能言之者乃兩奉  
聖諭竟無一入告者何也因諸臣迷於情利之局日  
深故不能作局外觀局外觀具局外語也臣旁觀甚  
清所以不得不言自皇上御極以來如三次入犯寇  
七年不滅是天以教國外患寓殷憂啟聖之機奈下

無有立致中興者何臣深測時勢之可乘所以不敢  
不言皇上宵旰之勞拊髀之思便殿之居責躬之諭  
賦膳撤樂且欲與行間共甘若是上有堯舜之君而  
群臣悠悠忽忽不能仰承宣布謠云有君無臣詎不  
信然臣寸心莫過所以不忍不言竊謂今日之天下  
有三大病根總成一迷局一日以科目取人是病根  
也古謂文運關世運而今世運羞文運何則今日文  
章之士孝弟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其見  
于政事者恣性情任喜怒所云孝弟仁義竟成紙上

空言計其幼學之時莫不謂讀書可取富貴莫不謂  
讀書可榮身親迨歷仕既久又莫不謂讀書可博封  
廕自此三者而外誰復思有君而我致有民而我澤  
者乎是政事文章既已相悞則文運世運兩者何關  
諺云文章如敲門瓦開則無用矣斯言獨不詒訕于  
世乎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流涕者此也則亦何賴  
以科目取人哉一日以資格用人是病根也伏考國  
初曾以典史馮經任僉都以貢士彭友信任布政以  
秀才曾太授尚書何嘗以資格限之苟遵行不替則

今日之典史貢士秀才就不以經信太相期許夫何  
超擢不行塞人向往之路然嘉靖中猶三途並用今  
則惟尚進士一途貢生官止于貢奉人官止于舉界  
限既分苑枯遂判貢生明知前途無路取如是不取  
亦如是毋寧多取以為身家計乎舉人明知歷任有  
限貪如是不貪亦如是毋寧多貪以為子孫乎若進  
士則朝廷之爵皆其硃几上物天下之官皆其朋比  
中人噓成一氣打成一片銓選則曰某衙門某甲第  
遷轉則曰某俸久某資深賢否莫問賄賂通行誠有

如昔年聖諭所明出月旨可貌暮金自如者臣試就見聞  
一二言之如禁肩輿未嘗不許其乘馬長安道上數  
日前犹半肩輿即此細事犹屢煩天語而不遵况值  
財利之大者安望其不藐旨而趨之乎如禁交通未  
嘗不處其違玩而諸臣私第誰無親故徑竇居間輦  
轂之下犹不之遵遠方外郡又安望其恪守乃朕而  
不入暮金乎波靡如是寧能得官不貪吏不汚耶設  
有一二清廉自愛者且共目為矯共訛其異不識其  
誰肯為孤注之擲立伏之鳴乎臣所以效賈誼之痛

哭流涕者此也則亦何取以資格用人哉一日以推  
知行取科道是病根也旧制給事御史以進士舉人  
教官等項除之後又以行人博士中書及行取進士  
舉人出身推官知縣充之弘治間又以助教教官兼  
選嘉靖中以舉人歲貢監生一体考選萬曆初犹令  
行取推官知縣以四分為率進士三分舉貢一分考  
選今則惟以進士選矣夫推知選科道者謂其練諳  
世務熟識民情耳審是則中行評博當不入選矣既  
中行評博可選是亦無用其諳諫熟識則推知可知

舍矣。蓋推知行取科道無異民間窩訪作奸之輩謀入上司衙門名為躲而者夫推知何然于臣而臣必欲塞其向往之路哉。蓋為民怨而不敢言也。民怨不敢言以致其為盜也。知縣者民之父母也。既失愛養復加暴征暴征不已復盜贖錢贖錢不前擬而立弊者不知凡幾。不勝刑撻迫而走險者不知凡幾。臣昨見秋刑時皇上必令朝審以服其情。許進鼓狀以昭其枉。臨審皆給繫襖。臨刑復有赦宥。慎刑罰也。如此為有司者不但不能效法而梏政兼殺酷以濟貪溝



罄內皆瘠民庖厨中盡肥肉不知民患在其有率歟  
食人之父母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時者  
以皇上之行仁而天下從仁宜乎事半功倍胡反以  
為叛乎無奈有扞格我皇上之施者奉蠲停而有司  
之追比如故禁火耗而胥役之勒索愈加使民積蓄  
無餘于三冬罔嗟剜肉之苦新穀已糴于五月莫窺  
敲骨之苛怨柄揭之斗者滿市悲翁舌之箕者盈卮  
欲盡形容亦難罔繪民既畏官如狼虎畏政如水火  
安得不畏世如陷阱乎所以然者良由行取為科道

也彼受任時先以科道自居謂異日吾能舉劾人能  
榮辱人及至地方守巡司府竟以科道相待謂彼異  
日可舉劾我可榮辱我結交可為膀臂投契可為奧  
援敬畏之不服又何敢忤其意制其行乎故虐民剥  
民顛倒民凌弊民無不肆其所欲可憐蚩蚩之民叩  
閭無路赴愬無門舉疾首蹙額而相計曰與其罹罪  
而速死無寧逃亡而偷生與其飢寒而戕生無寧搶  
掠而緩死與其立為杖下鬼無寧且為釜中魚于是  
咸以從盜為得莫遂倡之和之而半中原皆盜矣臣

所以效賈誼之痛哭流涕者此也乃者皇上降諭招  
安謂來歸者為救回难民不許稱其為降寇地方官  
一体撫循嚴禁侵侮大哉王言即祝網亦不過是臣  
每誦聖諭未嘗不叩頭零涕感極而悲不虞其仍遭  
毒害也以理揆之有司若能撫循今盜即昔民是誰  
驅之耶求其能不侵侮今民使不為盜以助盜足矣  
嗚呼使昔民為盜使今盜不民者皆有司也若夫推  
官掌一郡之刑名寄巡方之耳目權能生殺人威可  
勢逼人加之自恃為科道人待為科道而不擅勢橫

行要挾有司凌虐寮屬者有幾無不窮其情而後已驕恣如是下民又能

安其生乎民既不能安其生又能已于乱乎則亦何

取于以推知為科道於夫國家受此三大病根猶是

章句日聞覺與日盛苛暴日加羅網日密惟利是好

非情不行竟成一迷局舉世盡醉夢于中而不醒矣

每見青衿中朝不謀夕者有之家徒四壁者有之一

叨鄉荐便無窮幸人及登甲科遂鐘鳴鼎食肥馬輕

裘樓妾盈前金珠滿篋膏腴遍野大厦凌空此胡為

乎來哉嗟嗟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財不在上

則在下固亦有數焉。今之財苟其在下也。今日輸賦  
稅。明日輸加徵。猶有入之之日。即其在上也。今日發  
內帑。明日發京庫。猶有出之之時。則天下何不幸而  
使財盡奪于中之鄉紳乎。朝廷何不幸而使財盡侵  
于縉紳之家乎。侵而且奪。則何日得其出而能流通  
于世乎。不獨不出也。彼且產無賦。身無徭。田無糧。屋  
無稅。且避奸民丁役入之。正未有艾也。即或有時出  
焉。非買科第。即買田宅。買陞轉。而出一無不獲。百者  
況出而買世世科第。則世世以一獲百矣。夫天下有

數之財豈能當此永聚不出而便永獲入者乎又何  
怪乎朝廷匱閭閻空乎人謂漢之財耗于匈奴唐之  
財耗于藩鎮宋之財耗于納幣皇明之財耗于九邊  
臣謂非耗於九邊也耗於諸縉紳也諸縉紳之求獲  
如是因而胥吏效之舞文作弊求獲也項首遂至數  
千萬數金隸卒效之用奸助惡求獲也項首亦數百  
數千回而將士效之求獲于偷安奢食兵法壞矣而  
將士以疲官旗效之求獲于乾折盜賣漕法壞矣而  
官旗效窮商灶效之求獲于夫帶私販鹽法壞矣而  
商灶未殷鼓鑄效之求獲于盜鑄私行也錢法壞矣

而棍徒亦因何也凡有敗露仍諸縉紳治之有罰贖  
仍縉紳收之以故富者貧貧者怨怨極思亂而盜起  
由是也奸者呼呼者應應者多而莫制而披猖由是  
也今日諸臣又求獲在全身保家而欺罔由是也今  
日兵將又求獲在乘機擄掠而削弱由是也上好下  
甚薰蒸習染日趨日極今天下危矣灾剥膚矣若病  
根不痛加改除迷局必不能破盜賊必不能息盜賊  
不息內而元氣受傷外戶必不能滅外而  
神氣再虧勢不至舉皇上之天下斷送于章句腐儒

之手不止也斯則當世大利大害之關無人為君父  
言者非不知而不言也政其諱觸時忌而不敢言也  
臣嘗欲喚醒衆人醉夢急救民生倒懸故狂言無忌  
然臣言出口臣身必死矣以拂人所好當死以觸人  
所忌當死設邀皇上殊恩即待臣以不死而舉天下  
何地無推知徧朝野何地非進士聚衆之唾可以浸  
臣之身率衆之口可以銷臣之骨臣與其死于嫉妬  
之手不若就皇上刑西市以為天下後世出位妄言  
之戒之為愈也故席藁跪伏大明門外引頸待死再



陳治病之藥有四一日速停科目以黜虛文一日速  
舉孝廉以崇實行一日速罷推知行取以除積年忍橫之  
陋習一日速蠲災傷錢糧以蘇累歲無告之顛連停  
科目非臣創論太祖嘗行之見于通紀可考今復祖  
制而行之則諸臣不得堅立黨與固結情面而世臻  
上理矣舉孝廉行超擢亦非臣臆說也列祖嘗行之  
昭昭布在方策今遵祖制而行之則人盡安分不但  
進士感奮為名儒即貢舉亦不自畫于不肖而世臻  
上理矣至推知一罷行取則推官自居為推官知縣

自居為知縣道府可制推知推知亦畏道府從前驕  
恣之習難以復逞凌抗之行上下莫信猶夫牧馬者  
去其害馬者則馬肥牧民者去其害民者則民生足  
矣民生既足盜自寡助盜寡勢孤不招白婦婦而得  
安婦惟恐後盜息民安而世臻上理矣目今四郊多  
壘庚癸頻呼而言蠲停錢糧恐未易言也然臣有一  
說焉二祖開基兵農合一令軍什三備操什七屯種  
食土力守衛萬世善經也使長守不交何至募兵  
代衛士而以輸將為年例哉臣在草莽中嘗論國家

之患半在文士半在募兵兵不耕而食失意則譁殆  
可畏焉今不幸而臣言中矣臣謂今日不急復屯政  
天下終無寧日也蓋財斂于中上與下交困免加派  
兵無以餉行加派民不聊生非屯莫救也况許下屯  
潼中屯渭南屯古人之已效矣猶記萬曆四十五  
年張抱赤上興屯書洒洒將二萬餘言深為屯政碩  
畫臣怪當日何寢閣不行也倘皇上加意於此幸緩  
臣湏臾之死容臣繕本另進雖時異勢殊稍加損益  
而行之實天以久塞之泉源待皇上疏通成中興不

世之美政也迨至餉充矣兵足矣然後訪知大將而  
任之語曰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耕漁屠釣中寧無伊  
呂韓岳其人為皇上治亂持危滅寇勦虜者緣病根  
日深迷日固豪傑即出而掣肘者比比雖有超乘之  
材將安所施乎又何怪乎裹足而不至哉然今日之  
將難言之矣仰鼻息于文臣聽提擬于下吏用之如  
呼小兒易之如棄敝屣因文官視如奴隸故三軍遂  
玩若瓠瓜威望既莫重于平時弭令胡能施于對壘  
故虜寇之來風聞先潰而莫制虜寇之去傾望狼狽

而不前惟事掠拾餘賢以滿壑執殺難民以杜口此  
今日兵之第一能事以致民之畏兵甚于畏賊生靈  
塗炭幾高白骨之山郡縣凋殘已見金甌之缺今茲  
皇陵震動湯沐受傷皆由任將不專事權不一之所  
致也臣愚以為當徵求將才既得其人即當禮幣聘  
請舉行推轂凡軍國一切重務悉以委之予以尚方  
便宜行事有司有害民者亦俾處分罷一切監制焚  
一切謗書今天下曉然知皇上不憚屈已重將以削  
平禍亂也如此知皇上以除民賊之任亦付之大將

大破有司陋習以救民也如此三軍亦必知天子之  
重其事而隆禮於我將也如此武將威重而大官曾  
不得輕之也如此漢高之垓文帝之細柳燕昭之金  
臺復見於今也又如此軍氣自壯兵威自肅行見辟  
壘改現旌旗交色此一役也民怨可平賊寇可化如  
苗可伏予以慰皇上上恫下疚之懷不難矣雖然臣  
言任將設有訛臣者曰目今師濟克廷鷺鷥在位何  
必專任武臣不知今日務廢弛不啻蠱之時矣蠱之  
時國繼世之賢君不有九二師中之名臣振起頽靡

鮮克有鑒臣固謂非大重將權委任歸一亦能任挽  
積習用耐皇上與民更新復還祖宗之舊之念伏望  
皇上審時酌理毅然獨斷毋徇群工而滋惑母因遊  
說而廢言臣雖死當愉快也臣家世淮陰八歲喪父  
母劉苦節三十六年紡績育臣和九教臣倖徼武科  
是臣有母尚未終養臣年四十尚未有後有母無後  
遽以死言是天下之大不孝無過于臣者矣但臣不  
言知必無言者臣及今不言後雖言有無益者故不  
惜冒死盡言臣雖死知皇上必憐而存恤臣母即屬

臣養不虧臣雖死知後世必有以臣為忠即屬臣後  
未斬臣不為勢阻不為威惕捐糜漚漚以上告聖明  
臣曷勝悚栗待命之至奉聖旨開科取士原屬典制  
其中豈無才能何可盡罷舉孝廉罷推知行取與求  
將興屯各款該部確議奏奪張抱赤屯書著即進覽  
陳啟新敢言可嘉著授吏科給事中如遇不法之實  
許直陳不諱各衙門一休相待若有排擠輕侮者重  
處不貸啟新就職之旬日再疏進張抱赤興屯書得  
旨留覽



廣東道御史唐爾選一本為敬循職掌明剖是非以  
定人心以塞亂源事職聞天下所以長治而不亂即  
亂而可復治者非泯禁之衆易于整齊由于心志之  
定也民志之所以定者非智之所能謀力之所能强  
由于是非之一也是非一則凌競息綱紀振而國勢  
亦已壯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孟子  
以處士橫議歸本于聖王之不作明乎議論之闕于  
人心世道者大也職請先言職掌而後泄愚衷可乎  
謹按高皇帝欽定御史職掌內一款凡文武大臣果

係奸邪小人構党為非擅作威福紊亂朝政致令聖澤不宣災眚迭見但有見聞不避權貴具奏彈劾此為大臣言之也一款凡百官有司才不勝任猥瑣關茸善政無聞肆貪壞法者隨即糾劾此為庶僚言之也一款凡外有司擾害良民貪贓壞法致令田野荒蕪民人受苦者体訪得實具奏提問此為外臣言之也一款凡學術不正之徒上書陳言交亂成憲希求進用或才德無可稱挺身自拔者隨即糾劾以戒奔競夫上書陳言之徒即希求進用不過倖博一官何

至著為謨訓與大臣及內外諸司并防之也高皇帝  
之意總為成憲慮曰為奔競者戾耳夫人微奔競之  
利則已此端一起則何念不可萌何人不可效何言  
不可發于是祖宗之典制可以不畏聖賢之詩書可  
以不尊舉世之人才可以一口罵盡而黑白不分如  
近者陳啟新獨違時尚一疏亦或從憤激中來然何  
至論及制科與推知不肖出脫一人甚而為清官亦  
不下數萬甚而欲大將登壇以尚方劍殺有司創此  
二集無例之論也高皇帝自洪武十八年定設制科以來

迄今二百年從無廢弛間有大故次年即為補行豈  
不偶行徵辟而畢竟勅科為正孝廉為副者亦明知  
井田封建終不可以治今日之天下耳以故名卿碩  
輔與夫排大奸定大難之臣科目十常八九即從祀  
于廟者四居其三此外尤不可勝舉焉嗟乎士何嘗  
盡負國家也故謂科目皆賢固偏辭也謂盡無豈覺  
非誣指乎即謂推知有不肖誠確論也謂皆不肖豈  
遂公論乎且以事二祖十一宗而有餘者乃謂以事  
皇上而不足皇上雖聖神天縱亦未嘗以此言輕天

下土而何啟新之罔念也天地如此其大矣臣僚如

此其衆矣皇上進一啟新以愧勵諸臣豈足為異哉

所慮者天下之為啟新者不少耳蓋難定而易亂者

人情之恒也今五方雜處之人治亂所係誰不欲富

貴誰不懷私思誰不蓄睚眦苟遂隙乘之求寧願盛

德之累不遠而無四方傳食之徒累糧而至者又不知凡

幾聚天下豪傑之徒處于五城素空望奢作何散遣

不審皇上何以處此也當此夷寇交訐民之洵洵思

亂已不忍言皇上即十分鎮靜百計輯寧謹守成憲

以御群翼猶凜凜奴馭朽奈之何不深長思也為今  
之計願皇上立召九卿科道令啟新觀面敷陳罄其  
底蘊其使廷臣識其言論丰采果有他長然後天下  
之人知啟新特達之遇本不偶然庶幾弱植思售者  
或抱慚而退以後除敷正道併訴已重事外一切

一作作國錄進

詭語勦詞梯榮干澤及懷挾私意潛行存舉者飛劾  
納言直敷等臣不許封進擾攘恣肆者從重叅究并  
祈連勅各撫按榜示通衢使曉然知皇上慎重名器  
鑒別是非之本庶庶人心漸定而亂源亦漸可塞矣

朕非不知目前急務無如流寇但兵難遽度語亦無  
敵襲陳朕不必言也惟此一著視流寇更急而關國  
家安危更大又係臣職掌故敢愚效忠如此且朕于  
是而有慨焉蒙臣謝陞者為皇上持用舍之衡者也  
惟皇上偶擢啟新原無旁溢何所不可獨是啟新受  
命之時則忠言可以相正賢言亦可以相成乃遲遲  
逾月寂然無聞其于將順得人矣而以可與忠言可  
與深言之明聖碩坐失機會視匡救為第二義將如  
天下後世何有李化龍之賴直被誦而不知申救有

陳啟新之誑誕蒙應而不知駁明朕臣諡不能為冢臣  
鮮而輔臣体仁等之尸素之愧又不待言已朕敢冒  
宸嚴字稍逾限統祈聖明鑒宥之聖旨陳啟新以  
敢言特擢奉旨甚明并俸舊挾道的重治已經要餉  
詹爾選何得又行瀆擾姑不究談部知道

詹爾選疏入陳啟新疏具辭職且請罷斥通政使格  
不上啟新再疏奏納言違背祖制阻抑言路自擊直  
鼓以聞奉旨陳啟新著恪遵供職不必因言求臣諡奏  
內下馬紅碑不遵殊屬玩肆著嚴行申飭違者奏來



重處

詹爾選再疏奏啟新 聖旨著緹騎拿送獄詔即訊  
閣臣揭救奉旨奏內事情前旨甚明詹爾選何得借  
端逞臆且將明旨緊要字面故意訛遺又奏本貼黃  
互異明屬恣肆欺罔本當重寃余閣府諸臣申救姑  
著錦衣衛放了從重議處部院知道

大學士溫体仁揭帖奉旨時事多艱總緣大小臣玩  
謏廢弛所致各宜奮迅精神實圖幹濟如巡撫屢推  
不効自當悉心確核軍餉匱缺愈甚豈可不求長策

勦兵調撥須酌量時勢作何裒益若但以人才甚少  
用費浩繁兵難度選為辭該部職掌何在至言官論  
事不抒公矢蓋一味逞臆挾私恣肆欺罔殊為痛惡  
詹爾選本當重寃姑因卿等申救薄從議處今後有  
效尤的定行重究不宥

詹爾選奉嚴旨後社局主盟相聚而謀出自西榜中  
人叅論啟新上必以為忌嫉故不見信從反加重處  
今後叅論啟新必須科目以外人乃可未幾求得不  
無此四字吏程君候選府庫大使程品一本為乞斥虛誕以責

實效以全國脉以維世道事臣聞陳啟新以三科武  
舉建言而得吏科臣不勝舉手加額以下臣而沐皇  
上之知立賢無方之特典也及讀其疏乃知憑逞胸  
臆議論則多悞成功之或少耳臣反覆而誅啟新之  
心無非迎合聖意以邀高位臣試言之啟新之叅科  
目非叅科目也是傷國脉也非叅科目諸臣是叅孔  
孟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此君臣治天下之大  
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臣則視君如腹心此君  
臣治天下一體之血脉又曰敬大臣則不賁又曰忠

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啟新一旦而欲罷之。然則經綸  
天下之謂才。此將誰居耶。況古之取士。歷朝有法。唐  
詩。晉。宋。漢。選舉。孝廉。至我朝。則以科目。若科目可罷。  
正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必及其身矣。有如皇  
上明旨。科目取士。原屬典制。其中豈無才能。豈可盡  
罷。此即皇上聰明。睿知。法祖。敬天。乃知其為虛誕。但  
不忍塞其敢言之路。無奈其蘇張之舌。熒惑聖聰。是  
以皇上不加之斧鉞。而反加之顯秩。且欲天下之人  
棄仁義而務口給也。且蘇張之遊說。可以行之于一

時而不可垂之于千古當日逞詞據臆尊

此下失一

四海鼎沸今則不然有九邊有外夷有四方流寇各

處驕兵豈一登壇所敢能遙制之乎臣視皇上遣督帥

邊臣微寓此意而啟新不知也將得推轂賜尚方許

便宜豈過是乎皇上若欲專效誰可登壇誰可舉主

就令啟新舉何人以副皇上側席之思欲罷推知考

選此又不通之論且推知貪濫者固有而清廉耿介

者亦不少每年有按臣入境復命之舉効有進表之

賢否有年終風聞又有大計之黜陟法網不為不密

賢者自應考選否者自應擯斥皇上自有藻鑑豈容

混淆孫若但云與中行評博共選此三百年不易之定典

乃為至公至正此即三途並用也官無大小止憑才

守論之然以進士才守百十之中有一二不才不肖以舉貢才守論

之百十之中有三四不才不肖以監儒才守論之守

有餘而才不足以吏員才守論之才有餘而守不足

此皆資格所限倘一緊考選則人人思為賢良誰肯

自暴自棄甘心自處于污下者哉又曰章句之士無

益于世臣累舉數人如文天祥王守仁于謙鄒元標

孫丕揚郭子章楊漣在光斗諸人皆表：古今炳耀  
史冊者此往哲之可鑒至于今之在朝在野諸臣臣  
不敢舉者恐蹈附會線索獻諛邀寵之謂也又曰一  
登進士則家計百萬少亦不下十萬此在淮言淮乃  
一隅之近見非天下之通論也天下大矣不可考矣  
以臣廬陵言之如甲辰科蕭象烈登賢書三十餘年  
尚亦家徒四壁一縣如此他可類推又曰推知貪酷  
小民而日以鞭朴為事惟利是圖情面是拘種種描  
寫又何異于戰國諸人乎他不可知如原任吉安府

毛堪廬陵縣知縣陸康縵此二臣者才比王佐守並  
夷齊在邦在家誰不知之臣卿士民誰不念之啟新  
誰人也知誰推知而已或有所以激之也不然焉能  
如孔孟之席不暇暖過化存神而知天下之政乎啟  
新又恐諄儒之說不行又杜撰有君無臣之謠以欺  
誑皇上夫謠者遍京內外誰不聞之臣一人不聞不  
足取信乞勅五城御史查訪有無是謠即知啟新無  
往而不虛誕也充啟新罪科目之念不至于焚書坑  
儒不止也充啟新罪推知考選之念不至于舉天下



之官不盡屬一本無此字啟新與啟新之黨與不已也啟新極口

謗儒而又曰恐諸臣之傾陷排擠也啟新又恐人之

議其後而以四死二死籍天下人之口又何異于立監止

謗也臣之所以奏啟新者豈有他哉竊恐有傷皇上

都俞吁咈之義手足股肱之情致以啟新之言而不

盡其平日修己治平之學但要休認猛省一翻翻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臣之所以奏啟新者不奏其敢言而奏其

空言無補不能同寅佛恭耳夫給事何官啟新何人而可

以遽受之乎禮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孟子曰左右

大夫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今不知左右大夫國人  
皆曰賢否而皇上用之是孔盂不足法也且天下有  
道則庶人不議啟新之說可行則天下之民稍有一  
知一識無不效啟新之說奔趨闕下恐不稽之言汗  
牛充棟而皇上又豈能一一遍觀之乎又豈人能  
與之以啟新之顯秩乎其勢必置高閣則此輩又何  
以解散乎不竄入流冠作頭領必奔走異域泄我情  
形亂天下者必自啟新始且臣以啟新遽受此官必  
有經國陳之皇上以為國為民為己任不謂嘿嘿無

言也。即言二不過煩瑣細碎之事。日以司寇為事。是故開難于天下。以亂為快也。即如通政使以不封啟新之疏。開罪啟新。首泰之是。啟新借此為奇貨。為洩忿報怨之地耳。詳閱啟新屯田一款。在趙克國固言之詳矣。今啟新興言及此。想亦素經籌畫矣。若改啟新為屯田之官。聽其撥可以屯田之區若干。額給牛種若干。費金錢若干。得子粒若干。計其利國之多寡。為啟新陞補之宗果。則朝廷受人之益。而啟新亦可報朝廷之殊恩矣。臣之奏啟新不但得罪于啟新。亦

且有干于聖旨臣豈不知巽語取容危言死忠願皇  
上赫然震怒以臣吏員下品敢逞愷臂敢逆龍鱗斬  
臣頭以謝啟新以遏亂萌然後改啟新為屯田之官  
以責實效溫諭滿朝文武大小臣工以全國脉以維  
世道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治平之本在大經大  
濟而不在小忠小信流寇在解散而不在征誅女酋  
在善守以示其不敢犯而不在窮兵黷武以招其來  
以今日之急務在省刑薄斂憐才用人此皇上自有  
宸斷九卿科道亦自有碩畫又非區區小臣所得而

言也伏乞皇上寬宥之 奉聖旨陳啟新擢用奉  
旨甚明程品何得逞臆瀆擾著刑部提問具奏  
陳啟新入垣後同官交棄之即公會無與接談者啟  
新心恨甚科規輪值公務亦絕不與聞以故經年無  
所建白時人以為恥啟新不得已多言細事以塞責  
有色服穿朝御街走馬護日不敬三疏皆得溫旨下  
部申飭又一日啟新復疏言燒窰傷龍時局諸人群  
聚而嘲笑之因檢宋書紹興乙卯大旱禱雨禁屠諫  
議大夫趙霽上言自來祈禱新屠止禁猪羊今請併

禁鵝鴨胡致堂在西臺聞之曰可謂鵝鴨諫議矣嘉  
定中察院羅相言越州多虎乞行措置多方捕捉同  
臺正言張次賢疏言人盤嶺乃禁中來龍宜禁人行  
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號今日啟新正同  
此類有以其事作書榜之六科廊者啟新惠甚而不  
得主名乃無如之何

某月考選都諫姚思孝孫晉不與啟新酌商啟新遂  
具考選預定疏奏江南行取知縣陸自嶽訪單公舉  
翰林四字遂奉嚴旨自嶽謫外自嶽馬君常荐舉張

天如門下也自是以後同垣愈絕之比啟新轉刑左  
刑部諫宋攻與之同署則與啟新言醫藥一事  
媿不憊啟新乃喜謂掌科親我未幾姚孫相繼陞任  
去科主垣局者為部諫徐耀則曰不可絕之過甚遂  
及前人所為遇事與啟新同議啟新喜江北鈐部缺  
耀不遽坐名對眾以姓名聞置版中拈之得大行張  
一如新鑒雖預定不復疏糾蓋情分稍投不忍立異也然  
啟新與人交接健談對客輒至移晷議或投契多自  
訴少時述遺舊事不少隱諱一日同垣俱以公務他

出啟新獨守科呼胥吏共語語久歎冷謂諸書手曰  
若輩即古之掾吏皆有出身之階我少時亦嘗從事  
此中若輩能奉公守法我官即若官也自是以後始  
知啟新昔嘗為書手社局諸人聞之遣班役往淮安  
訪問啟新出身履歷既得實使人疏糾焉丙子八月  
北兵入犯畿輔啟新以科規輪守厚載門時有官生  
楊光先欲繕疏奏溫体仁以及啟新見啟新坐門歷  
階而上責以不請纓而守門啟新慚荅言一死無益  
光先曰當今冠進賢冠者從寒窗攻苦得來戴兜鍪



者由先世汗馬得來公徒以口舌得官既荷殊恩當  
有異報乃憚一死耶拂衣欲出啟新復揖之入光先  
復言前不當受職既受職後國計民生兵馬錢糧絕  
不侃侃直言而乃今日一疏色服穿朝明日一疏御  
街騎馬後日一疏護日不敬豈未為官時天下便有  
許多可痛哭流涕處一為官後便人人遷善改過事  
事革故鼎新天下事遂無一可言耶啟新不能荅光  
先乃曰公一味真方假藥恕已責人尋人小疵搪塞  
了事異日者被聖明者破討不得做明哲保身爾時

思予言晚矣啟新怒光先別去

某月日新安所千戶楊光先昇厝大明門前擊值鼓

疏叅陳啟新以及首輔溫体仁此疏要錄奉嚴旨逮下獄

某月日科臣章正宸疏言楊光先草莽介士安干朝

事已屬不經且致以不祥之器輕汙禁地滔天之罪

可勝誅耶蓋條陳叅劾亦常事耳何須作此怪誕之

為第據其所論陳啟新與輔臣溫体仁則有未可盡

非者啟新以胥役而受特恩自宜始終盡言至死無

二何以尸位年餘一籌莫展啟新自負耶抑忍于負

卷三

皇上耶臣意啟新原是未嘗讀書之人寧解致君澤

民之道今試舉其昔日所奏屯墾諸大政一一面問

而詰以舉行其能之否拾人之唾餘轉眼而失矣在

皇上置之諫垣無非欲鼓舞廷臣以激為勸耳而沐

猴天垣遺着名器不祇如繁纓之大可惜也至輔臣

溫休仁錄完要得旨談部者議具奏陳啟新自破格特

用後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著降二級照舊

閏四月二十七日陳啟新復具微臣名節幸蒙審鑒

疏自請褫斥